

经典书香  
★  
中国古典禁毁  
小说丛书

[清] 李渔 著

# 连城璧

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 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

21



[清] 李渔 著

# 连城璧



二十世紀出版社集團  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连城璧/(清)李渔著. —南昌: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, 2016. 8

(经典书香·中国古典禁毁小说丛书)

ISBN 978 - 7 - 5568 - 2100 - 6

I. ①连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清代 IV. ①I242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74629 号

新浪微博:@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官方

## 连城璧

李渔/著

策 划 余伯刚

责任编辑 敖登格日乐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 
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)  
www. 21cccc. com. cc21@163. net

出 版 人 张秋林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明华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620mm × 889mm 1/16

印 张 23

字 数 255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568 - 2100 - 6

定 价 45.00 元

赣版权登字—04—2016—580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 - 86524997



## 前言

《连城璧》，又名《无声戏》。《无声戏》有初集、二集之分，初集收录小说十二篇，二集已散失。出版后大受欢迎，李渔友人杜濬选十二篇编成《无声戏合集》，又称《无声戏合选》，有七篇出自《无声戏初集》，另五篇选自《无声戏二集》。后因《无声戏》被封杀，李渔将《无声戏合集》改名为《连城璧》，并将《无声戏初集》余下的五篇外加新作的一篇合在一起称为《连城璧外编》，与《连城璧》合称为《连城璧全集》。

本书作者李渔，江苏雒皋（今如皋）人，初名仙侣，后改名渔，字笠鸿，一字谪凡，号笠翁，别署随庵主人、新亭樵客等。明末清初戏曲作家、戏曲理论家。李渔自幼受到良好教育，是明代秀才。清顺治十五年左右迁居南京，从事著述和指导戏剧演出。其居所被称为“芥子园”，刻售图书、画谱，广交达官贵人、文坛名流。康熙十六年，因境况日窘，李渔归隐杭州湖山，后逝于此。李渔所著戏曲有《奈何天》《风筝误》《凰求凤》《玉搔头》《双瑞记》等。此外，还有短篇小说《十二楼》、长篇小说《合锦回文传》《肉蒲团》以及杂著《闲情偶寄》等。

《连城璧》全集十二篇，外编六篇，每篇讲述一个故事。李渔毕竟精于人情世故且有文学才智，他所编造的故事里蕴含着人生的机趣。每个故事都有一个或仁义聪慧、或善良美丽、或淫浪害人、或狡猾奸邪的女主角，通过人物悲欢离合的经历，给世人以警示，重在惩恶劝善。上至达官显贵，下至穷苦百姓，在这部

小说作品中都有描写，从而反映出当时社会广阔的生活面。本书从总体上着眼于人生社会，真实地展现了封建社会生活百态，既有对美好人性的赞美和讴歌，也有对荒淫无道的嘲讽和批判；既有对芸芸众生不同结局的冷静分析，又有对社会黑暗、制度腐朽的强烈抗议。

这次出版，我们对书中的笔误、缺漏和难解字词进行了订正、校勘和释义。由于时间仓促，水平有限，疏漏之处，还望专家和读者指正。

编 者

2016年5月



## 原 序

迷而不知悟，江河日下而不可返。此等世界，惩不能得之于夏楚，劝亦不能得之于遁铎；每在文人笔端，能使好善之心苏苏而动，恶恶之念油油而生。乃知天下能言之流，有裨世道不浅。吾友屏绝尘氛，闭户搦管，颌颌不休，视其书，非传奇即稗官野史。予谓：“古人著书，如班固、袁宏、贾逵、郑玄之徒，皆以经史传当世，子何屑屑此事为？”吾友微笑不答。予因取其所著之书，趺坐冷然亭上，焚香煮茗而读之。其深心具见于是，极人情诡变，天道渺征，从巧心慧舌，笔笔钩出，使观者于心焰熖腾之时，忽如冷水浹背，不自知好善心生，恶恶念起。予因拍案大呼：“吾友洵当世有心人哉！经史之学仅可悟儒流，何如此作为大众慈航也。裴光庭有言曰：‘但见情伪变诈于是乎生，不知忠信节义于是乎在。’其斯之谓欤！”故予于前后二集皆为评次，兹复合两者而一之。稍可撙节者必为逸去，其意使人不病高价，则天下之人皆得见其书。天下之人皆得见其书，而吾友维持世道之心，亦沛然遍于天下。

睡乡祭酒漫题



## 目 录

### 连城壁

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子集 | 谭楚玉戏里传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 ..... | 001 |
| 丑集 | 老星家戏改八字 穷皂隶陡发万金 ..... | 027 |
| 寅集 | 乞儿行好事 皇帝做媒人 .....     | 036 |
| 卯集 | 清官不受扒灰谤 义士难伸窃妇冤 ..... | 065 |
| 辰集 | 美女同遭花烛冤 村郎偏享温柔福 ..... | 083 |
| 巳集 | 遭风遇盗致奇赢 让本还财成巨富 ..... | 107 |
| 午集 | 妒妻守有夫之寡 儒夫还不死之魂 ..... | 129 |
| 未集 | 妻妾败纲常 梅香完节操 .....     | 172 |
| 申集 | 寡妇设计赘新郎 众美齐心夺才子 ..... | 191 |
| 酉集 | 吃新醋正室蒙冤 续旧欢家堂和事 ..... | 221 |
| 戌集 | 重义奔丧奴仆好 贪财殒命子孙愚 ..... | 235 |
| 亥集 | 贞女守贞来异谤 朋侪相谗致奇冤 ..... | 247 |

### 连城壁外编

|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 | 落祸坑智完节操 借仇口巧播声名 ..... | 269 |
| 二 | 仗佛力求男得女 格天心变女成男 ..... | 280 |

|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三 | 说鬼话计赚生人 显神通智恢旧业 .....     | 294 |
| 四 | 待诏喜风流趲钱赎妓 运弁持公道舍米追赃 ..... | 306 |
| 五 | 婴众怒舍命殉龙阳 抚孤茕全身报知己 .....   | 319 |
| 六 | 连鬼骗有故倾家 受人欺无心落局 .....     | 340 |

连

城

壁



## 子集

### 谭楚玉戏里传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

诗云：

从来尤物最移人，况有清歌妙舞身；  
一曲《霓裳》千泪落，曾无半滴起娇颦。

又词云：

好妓好歌喉，擅尽风流。惯将欢笑起人愁。尽说含情单为我，魂魄齐勾。舍命作缠头，不死无休。琼瑶琼玖竞相投。桃李全然无报答，尚美娇羞。

这首诗与这首词，乃说世间做戏的妇人比寻常妓女另是一种娉婷，别是一般妩媚，使人见了最易销魂，老实的也要风流起来，怪吝的也会撒漫起来。这是什么缘故？只因他学戏的时节，把那些莺啼燕语之声、柳舞花翻之态操演熟了，所以走到人面前，不消作意，自有一种行云流水的光景。不但与良家女子立在一处，有轻清重浊之分；就与娼家姊妹分坐两旁，也有矫强自然之别。况且戏场上那一条毡单，又是件最作怪的东西，极会难为丑妇，帮衬佳人。丑陋的走上去，使他愈加丑陋起来；标致的走上去，使他分外标致起来。常有五、六分姿色的妇人，在台下看了，也不过如此；及至走上台去，做起戏来，竟像西子重生，太真复出，就是十分姿色的女子，也还比他不上。这种道理，一来是做戏的人，命里该吃这碗饭，有个二郎神呵护他，所以如此；二来也是平日驯养之功，不是勉强做作得出的。

是便是了，天下最贱的人，是娼、优、隶、卒四种，做女旦的，为娼不足，又且为优，是以一身兼二贱了。为什么还把他做起小说来？只因第一种下贱之人，做出第一件可敬之事，犹如粪土里面长出灵芝来，奇到极处，所以要表扬他。别回小说，都要在本事之前另说一桩小事，做个引子；独有这回不同，不须为主邀宾，只消借母形子，就从粪土之中，说到灵芝上去，也觉得文法一新。

却说浙江衢州府西安县，有个不大不小的乡村，地名叫做杨村坞。这块土上的人家，不论男子妇人，都以做戏为业。梨园子弟所在都有，不定出在这一处，独有女旦脚色，是这一方的土产。他那些体态声音，分外来得道地，一来是风水所致，二来是骨气使然。只因他父母原是做戏的人，当初交媾之际，少不得把戏台上的声音、毡单上的态度做作出来，然后下种，那些父精母血已先是些戏料了；及至带在肚里，又终日做戏，古人原有胎教之说，他那些莺啼燕语之声，柳舞花翻之态，从胞胎里面就教习起了；及至生将下来，所见所闻，除了做戏之外，并无别事。习久成性，自然不差，岂是半路出家的妇人所能仿佛其万一？所以他这一块地方，代代出几个驰名的女旦。别处的女旦，就出在娼妓里面，日间做戏，夜间接客，不过借做戏为由，好招揽嫖客；独有这一方的女旦不同，他有“三许三不许”。哪三许三不许？

许看不许吃；许名不许实；许谋不许得。

他做戏的时节，浑身上下，没有一处不被人看到，就是不做戏的时节，也一般与人玩耍，一般与人调情；独有香喷喷的那种美酒，只使人垂涎咽唾，再没得把人沾唇。这叫做许看不许吃。遇着那些公子王孙，富商大贾，或以钱财相结，或以势力相加，定要与他相处的，他也未尝拒绝；只是口便许了，心却不许，或是



推说身子有病，卒急不好同房；或是假说丈夫不容，还要缓图机会，捱得一日是一日，再不使人容易到手。这叫做许名不许实。就是与人相处过了，枕席之间十分缱绻<sup>①</sup>，你便认做真情，他却像也是做戏，只当在戏台上面与正生做几出风流戏文，做的时节十分认真，一下了台就不作准。常有痴心子弟要出重价替他赎身，他口便许你从良，使你终日图谋，不惜纳交之费，图到后来究竟是一场春梦，不舍得把身子从人。这叫做许谋不许得。他为什么缘故定要这等作难？要晓得此辈的心肠，不是替丈夫守节，全是替丈夫挣钱，不肯替丈夫挣小钱，要替丈夫挣大钱的意思。但凡男子相与妇人，那种真情实意，不在粘皮靠肉之后，却在眉来眼去之时，就像极馋的客人上了酒席，众人不曾下箸时节，自己闻见了香味，竟像那些肴馔都是不曾吃过的一般，不住要垂涎咽唾；及至到口之后，狼餐虎嚼吃了一顿，再有珍馐上来，就不觉其可想，反觉其可厌了。男子见妇人，就如馋人遇酒食，只可使他闻香，不可容他下箸，一下了箸，就不觉兴致索然，再要他垂涎咽唾，就不能够了。所以他这一方的女旦，知道这种道理，再不肯轻易接人，把这三句秘诀，做了传家之宝，母传之于女，姑传之于媳。不知传了几十世，忽然传出个不肖的女儿来，偏与这秘诀相左，也许看，也许吃，也许名，也许实，也许谋，也许得，总来是无所不许。古语道得好：“有治人，无治法。”他圆通了一世，一般也替丈夫同心协力，挣了一注大钱，还落得人人说他脱套。

这个女旦姓刘，名绛仙，是嘉靖末年的人。生得如花似玉，喉音既好，身段亦佳，资性又来得聪慧。别的女旦只做得一种脚

① 缱绻（qiǎnquǎn）——情意缠绵不忍分离。

色，独是他有兼人之才，忽而做旦，忽而做生，随那做戏的人家要他装男就装男，要他扮女就扮女。更有一种不羁之才，到那正戏做完之后，忽然填起花面来，不是做净，就是做丑，那些插科打诨的话，都是簇新造出来的，句句钻心，言言入骨，使人看了分外销魂，没有一个男人不想与他相处。他的性子原是极圆通的，不必定要潘安之貌，子建之才，随你一字不识、极丑极陋的人，只要出得大钱，他就与你相处。只因美恶兼收，遂致贤愚共赏，不上三十岁，挣起一分绝大的家私，封赠丈夫做了个有名的员外。他的家事虽然大了，也还不离本业，家中田地倒托别人照管，自己随了丈夫，依旧在外面做戏，指望传个后代出来，把担子交卸与他，自己好回去养老。谁想物极必反，传了一世，又传出个不肖的女儿来，不但把祖宗的成宪视若弁髦<sup>①</sup>，又且将慈母的芳规作为故纸，竟在假戏文里面做出真戏文来，使千年万载的人看个不了。

这个女儿，小名叫做藐姑，容貌生得如花似玉，可称绝世佳人，说不尽他一身的娇媚，有古语四句，竟是他的定评：

施粉则太白，施朱则太红，加之一寸则太长，损之一寸则太短。

至于遏云之曲，绕梁之音，一发是他长技，不消说得的了。他在场上扮演的时节，不但使千人叫绝，万人赞奇，还能把一座无恙的乾坤忽然变做风魔世界，使满场的人个个把持不定，都要死要活起来。为什么缘故？只因看到那销魂之处，忽而目定口呆，竟像把活人看死了；忽而手舞足蹈，又像把死人看活了。所以人都赞叹他道：“何物女子，竟操生杀之权！”

① 弁(biàn)髦——比喻无用的东西。



他那班次里面有这等一个女旦，也就够出名了，谁想天不生无对之物，恰好又有一个正生，也是从来没有的脚色，与藐姑配合起来，真可谓天生一对，地生一双。那个正生又有一桩奇处，当初不由生脚起手，是从净丑里面提拔出来的。要说这段姻缘，须从根脚上叙起。

藐姑十二、三岁的时节，还不曾会做成本的戏文，时常跟了母亲，做几出零星杂剧。彼时有个少年的书生，姓谭，名楚玉，是湖广襄阳府人，原系旧家子弟，只因自幼丧母，随了父亲在外面游学。后来父亲又死于异乡，自己只身无靠，流落在三吴、两浙之间，年纪才十七岁。一见藐姑，就知道是个尤物，要相识他于未曾破体之先。乃以看戏为名，终日在戏房里面走进走出，指望以眉眼传情，挑逗他思春之念，先弄个破题上手，然后把承题、开讲的工夫逐渐儿做去。谁想他父母拘管得紧，除了学戏之外，不许他见一个闲人，说一句闲话。谭楚玉窥伺了半年，只是无门可入。

一日，闻得他班次里面样样脚色都有了，只少一个大净，还要寻个伶俐少年，与藐姑一同学戏。谭楚玉正在无聊之际，得了这个机会，怎肯不图？就去见绛仙夫妇，把情愿入班的话说了一遍。绛仙夫妇大喜，即日就留他拜了先生，与藐姑同堂演习。谭楚玉是个聪明的人，学起戏来自然触类旁通，闻一知十，不消说得的了。藐姑此时年纪虽然幼小，知识还强似大人，谭楚玉未曾入班，藐姑就相中他的容貌，见他看戏看得殷勤，知道醉翁之意决不在酒，如今又见他投入班来，但知香艳之可亲，不觉娼优之为贱，欲借同堂以纳款，虽为花面而不辞，分明是个情种无疑了，就要把一点灵犀托付与他。怎奈那教戏的先生比父亲更加严厉，念脚本的时节不许他交头接耳，串科分的时节唯恐他靠体沾

身。谭楚玉竟做了梁山伯，刘藐姑竟做了祝英台，虽然同窗共学，不曾说得一句衷情，只好相约到来生变做一对蝴蝶，同飞共宿而已。

谭楚玉过了几时，忽然懊悔起来道：“有心学戏，除非学个正生，还存一线斯文之体。即使前世无缘，不能够与他同床共枕，也在戏台上面，借题说法，两下里诉诉衷肠。我叫他一声妻，他少不得叫我一声夫，虽然作不得正经，且占那一时三刻的风流，了了从前的心事，也不枉我入班一场。这花面脚色，岂是人做的东西？况且又气闷不过，装扮出来的不是村夫俗子，就是奴仆丫环。自己睁了饿眼，看他与别人做夫妻，这样膀胱臭气，如何忍得过？”

一日，乘师父不在馆中，众脚色都坐在位上念戏。谭楚玉与藐姑相去不远，要以齿颊传情，又怕众人听见，还喜得一班之中，除了生旦二人，没有一个通文理的，若说常谈俗语，他便知道，略带些“之乎者也”，就听不明白了。谭楚玉乘他念戏之际，把眼睛觑着藐姑，却像也是念戏一般，念与藐姑听，道：“小姐小姐，你是个聪明绝顶之人，岂不知小生之来意乎？”藐姑也像念戏一般，答应他道：“人非木石，夫岂不知，但苦有情难诉耳。”谭楚玉又道：“老夫人昧防<sup>①</sup>得紧，村学究拘管得严，不知等到何时，才能够遂我三生之愿？”藐姑道：“只好两心相许，俟诸异日而已。此时十目相视，万无佳会可乘，幸勿妄想。”谭楚玉又低声道：“花面脚色，窃耻为之，乞于令尊、令堂之前，早为缓颊，使得擢<sup>②</sup>为正生，暂缔场上之良缘，预作房中之佳兆，

① 昧（fēng）防——提防，小心防备，警惕。

② 擢（zhuó）——提拔，提升。



芳卿独无意乎？”藐姑道：“此言甚善，但出于贱妾之口，反生堂上之疑，是欲其人而闭之门也。子当以术致之。”谭楚玉道：“术将安在？”藐姑低声道：“通班以得子为重，子以不屑作花面而去之，则将无求不得，有萧何在君侧，勿虑追信之无人也。”谭楚玉点点头道：“敬闻命矣。”

过了几日，就依计而行，辞别先生与绛仙夫妇，要依旧回去读书。绛仙夫妇闻之，十分惊骇，道：“戏已学成，正要出门做生意了，为什么忽然要跳起槽来？”就与教戏的师父穷究他变卦之由，谭楚玉道：“人穷不可失志。我原是个读书之人，不过因家计萧条，无奈何就此贱业，原要借优孟之衣冠<sup>①</sup>，发泄我胸中之垒块。只说做大净的人，不是扮关云长，就是扮楚霸王，虽然涂几笔脸，做到那慷慨激烈之处，还不失我英雄本色；哪里晓得十本戏文之中，还没有一本做君子，倒有九本做小人。这样丧名败节之事，岂大丈夫所为？故此不情愿做他。”绛仙夫妇道：“你既不屑做花面，任凭尊意拣个好脚色做就是了，何须这等任性。”谭楚玉就把一应脚色都评品一番道：“老旦贴旦，以男子而屈为妇人，恐失丈夫之体；外脚末脚，以少年而扮作老子，恐销英锐之气；只是小生可以做得，又往往因人成事，助人成名，不能自辟门户，究竟不是英雄本色，我也不情愿做他。”戏师父对绛仙夫妇道：“照他这等说来，分明是以正生自居了。我看他人物声音，倒是个正生的材料。只是戏文里面，正生的曲白最多，如今各样戏文都已串就，不日就要出门行道了，即使教他做生，那些脚本一时怎么念得上？”谭楚玉笑一笑道：“只怕连这一脚正生，我还不情愿做；若还愿做，那几十本旧戏，如何经得我念？一日

① 优孟——春秋时楚国艺人。后以优孟衣冠指整场演戏。

念一本，十日就念十本了。若迟一月出门，难道三十本戏文还不够人家扮演不成？”那戏师父与他相处，一向知道他的记性最好，就劝绛仙夫妇把他改做正生，倒把正生改了花面。

谭楚玉的记性，真是过目不忘，果然不上一个月，学会了三十多本戏文，就与藐姑出门行道。起先学戏的时节，内有父母眸防，外有先生拘管，又有许多同班朋友夹杂其中，不能够匠心匠意，说几句知情识趣的话。只说出门之后，大家都在客边，少不得同事之人，都像弟兄姊妹一般，内外也可以不分，嫌疑也可以不避，捱肩擦背的时节，要嗅嗅他的温香，摩摩他的软玉，料想不是什么难事。谁料戏房里面的规矩，比闺门之中更严一倍。但凡做女旦的，是人都可以调戏得，只有同班的朋友调戏不得。这个规矩，不是刘绛仙夫妇做出来的，有个做戏的鼻祖，叫做二郎神，是他立定的法度。同班相谑，就如姊妹相奸一般，有碍于伦理。做戏的时节，任你肆意诙谐，尽情笑耍，一下了台，就要相敬如宾，笑话也说不得一句。略有些暧昧之情，就犯了二郎神的忌讳，不但生意做不兴旺，连通班的人都要生起病来。所以刘藐姑出门之后，不但有父母眸防，先生拘管，连那同班的朋友都要互相纠察，见他与谭楚玉坐在一处，就不约而同都去伺察他，唯恐做些勾当出来，要连累自己，大家都担一把干系。可怜这两个情人，只当口上加了两纸封条，连那“之乎者也”的旧话也说不得一句，只好在戏台之上借古说今，猜几个哑谜而已。别的戏子怕的是上台，喜的是下台，上台要出力，下台好躲懒故也。独有谭楚玉与藐姑二人，喜的是上台，怕的是下台，上台好做夫妻，下台要避嫌疑故也。

这一生一旦立在场上，竟是一对玉人，那一个男子不思，那一个妇人不想？又当不得他以做戏为乐，没有一出不尽情极致。



同是一般的旧戏，经他两个一做，就会新鲜起来。做到风流的去处，那些偷香窃玉之状，偎红倚翠之情，竟像从他骨髓里面透露出来，都是戏中所未有的一般，使人看了无不动情。做到苦楚的去处，那些怨天恨地之词，伤心刻骨之语，竟像从他心窝里面发泄出来，都是刻本所未载的一般，使人听了无不坠泪。这是什么缘故？只因别的梨园做的都是戏文，他这两个做的都是实事。戏文当做戏文做，随你扮演得好，究竟生自生而且自旦，两下的精神联络不来，所以苦者不见其苦，乐者不见其乐。他当戏文做，人也当戏文看也。若把戏文当了实事做，那做旦的精神注定在做生的身上，做生的命脉系定在做旦的手里，竟使两个身子合为一人，痛痒无不相关，所以苦者真觉其苦，乐者真觉其乐。他当实事做，人也当实事看也。他这班次里面有了这两个生旦，把那些平常的脚色都带挈得尊贵起来。别的梨园每做一本，不过三四两、五六两戏钱，他这一班定要十二两，还有女旦的缠头在外。凡是富贵人家有戏，不远数百里都要来接他们。接得去的就以为荣，接不去的就以为辱。

刘绛仙见新班做得兴头，竟把旧班的生意丢与丈夫掌管，自己跟在女儿身边，指望教导他些骗人之法，好趁大注的钱财。谁想藐姑一点真心死在谭楚玉身上，再不肯去周旋别人。别人把他当做心头之肉；他把别人当做眼中之钉。教他上席陪酒，就说生来不饮，酒杯也不肯沾唇；与他说一句私话，就勃然变色起来，要托故起身。那些富家子弟拼了大块银子去结识他，他莫说别样不许，就是一颦一笑，也不肯假借与人。打首饰送他的，戴不上一次两次，就化作银子用了；做衣服送他的，都放在戏箱之中，做老旦、贴旦的行头，自己再不肯穿着。隐然有个不肯二夫要与谭楚玉守节的意思，只是说不出口。